

沙蕙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七十年代生人成长史

北大虫子们的少年往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序

1．80年代的北大气质和70后北大院儿里的傻孩子们—— 1

2．70后代际特征 AB型血双子星座—— 15

男生科 35

1．海归屎克郎夫斯基(上)—— 36

2．海归屎克郎夫斯基（下）—— 44

3．20楼的两面派大蚂蚱当了CEO —— 50

女生科 69

4．贵族小姐七星瓢虫子—— 70

5．蚕宝宝的幸福生活—— 91

6．想当初，小粉蝶…… —— 108

成长科 131

7．蝶殇（上）——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 132

8．蝶殇（下）——蝴蝶羽翼上的怀想—— 143

9．再见，萤火虫—— 151

10．晚霞中的红蜻蜓—— 156

11．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163



教授科　183

12．燕东园的大蛐蛐儿—— 184

13．名门之后和小蚊子的妈—— 197

后勤科　207

14．蚂蚁啃骨头—— 208

15．掉进冰窟窿的小飞蛾—— 221

老师科　231

16．我爱螳螂老师—— 232

17．暗恋物理家教蚯蚓—— 240

校外科　259

18．家雀儿来喽，家雀儿来喽—— 260

19．北京臭大姐—— 271

20．蜗牛的家—— 29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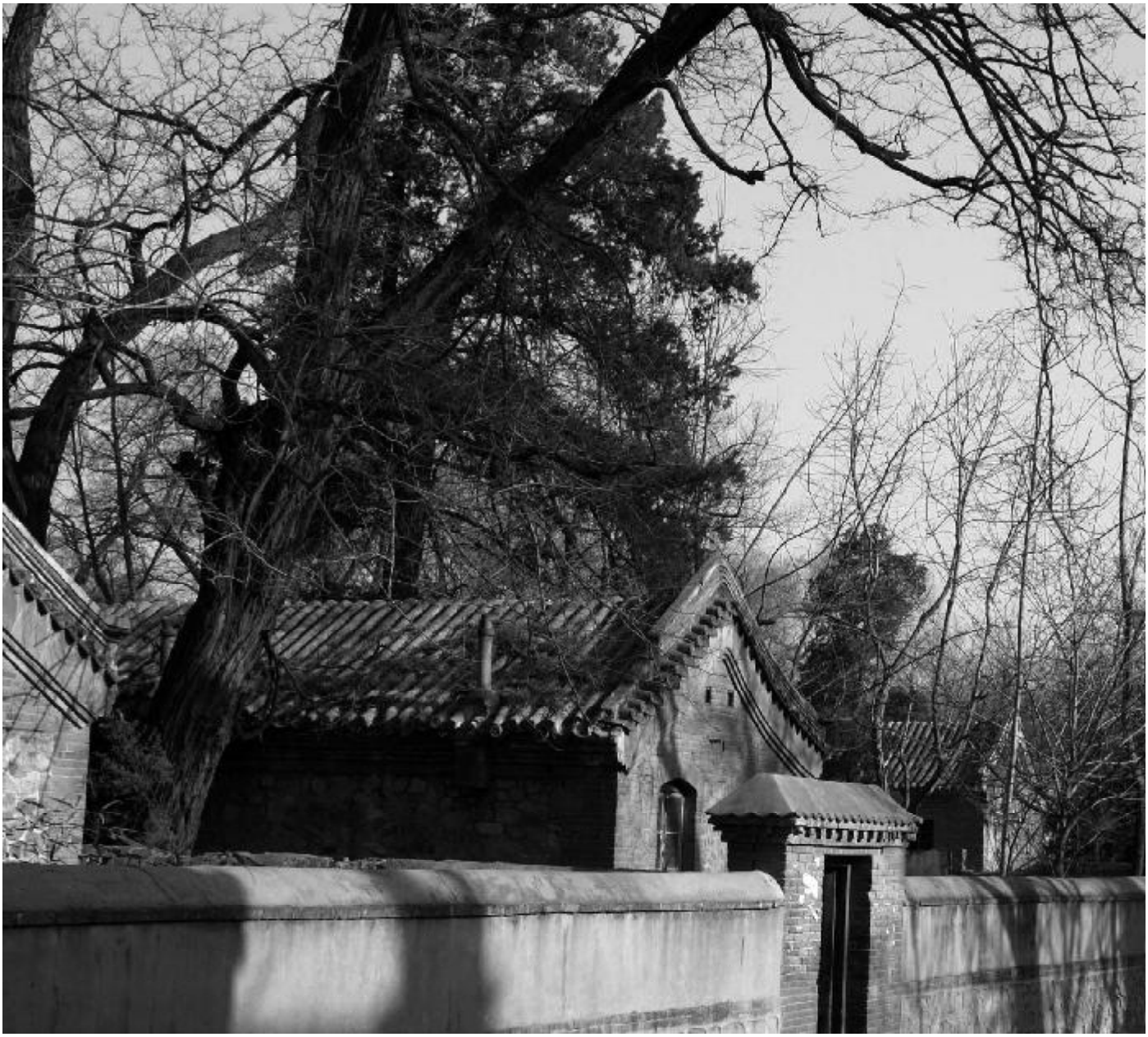
序

1．80年代的北大气质和70后北大院儿里的傻孩子们

现在我好像又能看见那时候的北京。满街都是卖天津煎饼的摊子，铁板上做出的面饼卷上油条和葱花。商店里整天放着崔健的歌。还有不知什么人唱的《北方的狼》。

我真想念那时的北京：什么事情都有种新鲜的活力。人们还没有体验真正的失望，日常生活也还没有经历本质的变化。

——70后北京姑娘、留美学者孙笑冬



北大这个大村子

现在回想80年代的北京，就是一个大村子。

记得和一个农村出来的同事聊起自己的童年往事，说到兴高采烈处，他突然停下来用一种半调侃的口吻说：“不管怎么看，咱俩小时候是不一样的。您生活在首都北京，而我在乡下长大，田间地头儿的野孩子”。他



说完了还笑呵呵地哼起“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上学时候老师教的第一首儿歌。他唱歌的时候我却琢磨着“乡下”这个词儿，脑海中瞬间浮现的是记忆中80年代的北京。

当然，对我来说，80年代的北京也就约等于80年代的北大及周边一小块儿巴掌大的地儿。

那时候我们住在北大西门对面儿的蔚秀园，在西门门口坐332路公共汽车到动物园，再倒110路汽车到城里。每一次从北大去西四姥姥家都要在路上花掉个把小时，每次在路上遇见朋友打招呼，我妈都会跟人家说，“我们进城去了”。听了无数次的“进城去了”这句话并没有感觉什么不妥，有一天忽然就回过味儿来，原来我们一直是住村儿里的。

在北大附小上学的时候每周都要穿过北大校园到蔚秀园后头的承泽园上音乐课，下课以后就跑到旁边儿胡同儿的院子里玩儿，那院子叫挂甲屯儿。后来从蔚秀园搬家，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住进了中关园，开始坐320路公共汽车进城，那一站的站名叫中关村。小学毕业上中学，北大附中那一站是黄庄。平常需要买日用百货了，穿过北大小南门儿正对着的老虎洞儿狭长的小胡同儿，到海淀镇。镇上的东西一应俱全，向阳商店，新华书店，清华澡堂，鸿宾楼……印象中的北大及周边就是一个大村子的样子。

那时候北大小南门对着中关园的一条小马路，就是后来孕育出万圣书

店和雕刻时光的成府路。但那时候的成府路还没有一星半点儿的小资矫情劲儿，成府路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村子，有星罗棋布秩序井然的小土房儿，中间点缀着几棵柳树、槐树还有枣儿树。大家午睡的时间排着路队顶着树荫儿走穿家胡同儿是一件冒险的乐事儿，那时候家家儿白天都敞开着门，从后门进去再从前门出来抄近道儿上学，记得每家儿的院子里都种着特别好看的向日葵。没什么人养狗，但是有很多人家养猫，还有老母鸡和大肥鹅在院子里摇头晃脑。

放学以后最喜欢在成府路买零食和看小猪，零食就是一包在大铁锅里翻扯来翻扯去的炒瓜子儿，如果放学早的话会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蹲在路边儿看小猪，路边上有好几个排列整齐的猪圈，有人拉来硕大的泔水桶。我们看着小猪跟里头呼噜呼噜地抢食儿，傻乐，臭气熏天的成府路，当时莫名其妙还就喜欢那股味道，流连忘返。

夏天的时候去颐和园看露天电影，印象中好像是一毛钱一场，记得

北大校长办公楼和楼门前的石狮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最清楚的是看了一场假古兰丹姆——《冰山上的来客》，是彩色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以后再看却成了黑白的。从西校门儿出来穿过蔚秀园再往颐和园去，沿路都是稻田，还有大片大片的荷花池，黑黑的路灯边上盘旋着几只黑乎乎的蝙蝠。空气里飘浮着非常非常好闻的稻花儿香。整个儿世界都是安静的。一个安静的大村子。

北大气质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相当奢侈的日子，尽管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处在物质贫乏的境况中，但其中自有一番美妙独特的韵味，今天盖多少楼，修多少景观，也断然是找不回来了。

我还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住中关园42公寓的同学叫我们去他们家玩儿，那时候他爸是学校领导，家里要接待外宾，外宾带着孩子，所以我们去做孩子的陪同。中关园是当年北大的高档社区，三室一厅，带电话和洗澡盆儿，教授以上才有资格分到。他们家条件也不错，都是理科，很早就出国，家里收拾得在当时算中产了。没想到人外宾里外屋参观了一遍十分震惊，一个劲儿地追问：“你们这是临时抗震棚儿吧？”



今天北大老师的住房条件和那时候相比当然是天上人间。住燕北园的，育新小区的，兰旗营的，博雅西园的，还有外头高档商品房的，但当年安详、静谧、优雅、闲散、与世无争的恬淡劲儿却再也没有了。

有一回到一位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家里作客，当时他们家刚搬到兰旗营小区，新装修的房子，哪儿哪儿都瓦亮瓦亮的，大家都赞不绝口，老师却连连摇头，叹气。他父亲是北大早年的知名教授，小时候一直住在照美式小别墅式样盖的燕东园里，他推开窗给我们听楼下的车水马龙，不无失落地说：“搬出燕东园，最舍不得的就是一年四季听不厌的竹子声儿。”

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领略那种独一无二的魅力。就像北大经济系


博雅塔

教师王曙光的散文里写道的：

临近黄昏，照例是幽林曲径之间的悠闲的漫步，此时燕园里的雕梁画栋、亭台楼阁都隐没在渐黑的夜色之中。未名湖畔行人寥寥，衬托出一片深沉而广大的寂静空旷，让人似乎可以听得见整个园子均匀、神秘、沉重的呼吸；这是自我与心灵亲密地交谈的时辰——此时，世界在你面前隐没了，自我清晰地展现在你内心的帷幕上，如同月亮投影于平静的湖面。

当然北大的魅力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心灵散步。弥漫在校园里的还有异常深厚的学术氛围。我还记得当年北大大图书馆里灯火通明的场景，屋子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低头读书，好像不分文科还是理科，每个学生都捧着一本哲学、文学或历史，对知识的渴望和真诚的陶醉令人感动；然而即便今天的图书馆修建得多么豪华气派，阅览室里也是同样的寂静和灯火通明，却再也找不见当年那一张张全神贯注和如饥似渴的单纯却非常成熟的面孔了。

印象中那时候的大学生都穿着蓝色或绿色的制服，朴素，却非常干净。胸前都别着白底儿红字儿的北京大学校徽；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憧憬，意气风发的样子，好像小肩膀儿上扛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清晨的未名湖边总有跑步和浑然忘我大声诵读的人，空气也在读书声中变得越发清新。中午时候会有成群结队拿着饭盆儿的学生聚集在三角地，那上面花花绿绿地贴着各种讲座的通知和即兴创作的小诗。周末的草坪上，高大的毛主席汉白玉塑像脚下的一丛丛松树里，读诗和唱歌儿的人两不相干又异常热闹的集会，学三食堂的舞会也是新鲜玩意儿，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每个周末都霓虹闪烁，远远看去宛如一个童话故事。

浪漫爱情和远大抱负交织在学生心中，每个人都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青春期时代和北大学生过从甚密的70后留美学者孙笑冬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深情地写道：

很久很久以前，那好像是另一生一世的时候。我们小屋的窗口在北京城如林的单元楼里好像一片折射阳光的树叶。长街小巷，浓荫闹市，行人车流——这些就是属于我们的生活。而那些深宫庙堂也是我们的：掩在北方初春风沙里的红楼雕栏，静心斋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池塘，也有天坛敞阶的月夜，“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还有那些饮酒尽欢的聚会，北大或美院分配给年轻教师的单间小屋里，冬夜喝热酒行令，“女儿红”就浸在铁盆的热水里。酒令总是影射恋爱故事，可是人人也都知觉此身此时应付的责任。那时我总想起的句子是陈与义的“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皆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眼镜湖



北大胎记

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对人的性格养成会起到相当独特的影响。正如王曙光所讲：

北大校园中积淀已久的幽雅、孤独、沉郁、特立独行的诗人气质给予处在青春期的年轻的灵魂的渗透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影响造就了自由、果敢、不合群的心性，也极易流于孤僻、狂躁、失落与荒疏，使得这些年轻的生命在尘世的边缘，不知道如何与广大的世界相融合。



高校大院儿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生活环境，它和部队大院儿、机关大院儿一样，食堂、宿舍、游泳池、电影院、公园儿、医院、商店一应俱全，关起门来就是一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相对单纯、封闭、安逸，人与人之间来往密切；但它们也有很大的不同，比起部队大院儿，高校大院儿里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没什么特权，在生活水准上和院子外面胡同儿里的普通老百姓相差不多，因此没有那种骨子里头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另一方面，他们在精神上的追求也使得他们常常有种脱离现实的游离感，有些人甚至会在现实中陷入窘境。

这也就是为什么，部队大院儿出来的孩子即便表现得再低调，还是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骄傲和特别自信的派头儿从举手投足的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而高校大院儿里的孩子，在他们最初走入社会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紧张和犹豫，与世隔绝的校园是他们成长的环境，同时也给他们烙下了一辈子都洗不掉的胎记。在清华园长大的校园民谣作者高晓松对这个特点有过非常有趣的描述，在回忆当年校园里的草坪歌手时他说：

在几乎疼得欲仙欲死的另类生活背后，是一张单纯的只能用“红彤彤”形容的脸，一支柔软的比“小资”滋得还远的笔，一颗用保鲜膜包着的幼小心灵。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到的用来装些珍贵物品的纸箱子，外面写着：“怕潮、易碎、不可倒置。”还有些雨点、杯子之类的符号，那时我就想这样娇气的东西就应该永不出门。在这个潮湿的、破碎的、倒置的城市里，一个人背着这样一只纸箱子，还要微笑，还得穿过，真他妈惨！

其实失落的还不仅仅是面对社会时的种种不适应，真正令人难堪的是，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发现自己土生土长的那个环境也不覆存在了。记忆被连根拔起，好像你成长的那一段凭据也被彻底毁坏了。尽管相比起到处拆建的城市其他社区来说，高校大院儿还得天独厚地保留着自己的大部分建筑，但那种曾经无处不在的精神气息却在日益汹涌的商业洪流中丧失殆尽。







冬天的未名湖



教职工宿舍楼

拆建中的北大招待所





北大人民公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每逢节假日，总会有很多人到北大来旅游，它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旅游景点儿。最莫名其妙的一次，是我在北京台专聊家长里短儿的新闻里见识过一位做为民请愿状的记者，竟然煞有介事地用了十来分钟指责北大校方没在未名湖边儿给游人安一个流动厕所，导致不少人因为地形不熟在憋不住的紧要关头在著名“景点儿”一塔湖图的博雅塔后头一泻千里。为了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们甚至还给博雅塔后的大片尿渍以长达好几秒钟的触目惊心的大特写，让人感到无比的匪夷所思。

这则新闻报道是以大家其实耳熟能详，而我还打从心底里不大乐意接受的一个事实成立为前提的，那就是：北大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旅游景点儿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像个街心公园：它既不收门票，也不设立开放和关闭时间。它的围墙曾经在九十年代中被轰轰烈烈地推倒，之后又在九十年代末悄没声儿地重新立起，然而这个时候的围墙已经再不能阻挡住任何东西了，这意味着这块地方已经不再仅仅属于生活在里面的人了。它的神圣感和神秘感也随着游人的纷至沓来而荡然无存。它被认为是一处理所当然的公共资源，它向公众开放，任由公众消费和把玩，甚至在不经意间践踏。

与此同时，来自校园内的各种声音，层出不穷的主张将把北大校园改造得面目全非。曾痛心疾首地目睹过学生合作社的拆除，听说三角地也已经拆掉了，而朗润园即将拆掉，还有南门门口的16楼到27楼——当年的学生宿舍，后来的年轻教职工筒子楼，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博雅塔，或者将未名湖填了盖楼也是一笔不错的买卖。痛心疾首之余，产生了特别强烈的愿望，想要把过去的生活通过什么一种方式留下来。

所以想到要做这本书。



北大昆虫往事

这本小书最初的创意来自《东京昆虫物语》，小时候在北大生活，喜欢各种昆虫和植物。

到了差不多该怀旧的年纪，想起它们和他们。

“它们”是昆虫和植物，现在还在北大生活着，“他们”是我的同学和同学的父母们，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不在”的意思是，年轻的一辈绝大部分出国了，只留下本人这类不思进取的固守，而父母一辈也渐渐老去。北大校园在我的眼里也因此渐渐荒凉了。

70后我们这拨儿北大院儿里长大的孩子是特殊的一代。我们的父母大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他们一起读书，一起留校，一起结婚生子，一起经历各种运动，再一起老去。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世外桃源，令人无比怀念。

这里记录的是好几代人在北大大院儿里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一代，父母一代，同龄人，有同学，有老师，有大学教授，有后勤职工，充满了怀旧的童趣、野趣。

关于北大的书也许有不少了，但是没有一本是记录这些70后北大子弟的故事。这些在北大土生土长的孩子身上并没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经历，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是一个有点儿意思和有代表性的群体。每一个70后都会从他们身上看见自己成长的影子。

跟其他的怀旧书不太一样，这本书先天就打上了深刻的社会烙印，它是有土壤的。

它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小合唱。

——70后的小合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